中国史学思想通史

吴怀祺 主编
吴怀祺 著

宋辽金卷

黄山书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责任编辑：宋启发
装帧设计：牛　昕
　　谢育智

ISBN 7-80630-726-5



ISBN 7－80630－726－5
K·238　定价：24.00元

中国史学思想通史



黄山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史学思想通史·宋辽金卷/吴怀祺主编;吴怀祺著.
－合肥;黄山书社,2002.2
ISBN 7－80630－726－5

Ⅰ.中… Ⅱ.①吴… ②吴… Ⅲ.①史学史:思想史
－中国－宋代 ②史学史:思想史－中国－宋辽金时代
Ⅳ.K0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6139 号

*

黄山书社出版发行
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5.375 字数:324 千
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0001－2000 册

定价:24.00 元

2001—2005年国家重点图书

吴怀祺　主编

吴怀祺　著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作者简介

吴怀祺，男，汉族，安徽庐江县人，1938年9月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，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吴怀祺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，特别是在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内做了开拓性的工作，培养了一批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、硕士生和访问学者；为深化对中国史学思想的认识，十多年来，注意研究易学与中国史学的关系，注意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思维的民族特征。

著有《宋代史学思想史》（黄山书社），《郑樵文集（校补）·郑樵年谱稿》（书目文献出版社），《中国史学思想史》（安徽人民出版社），《郑樵评传》（广西教育出版社）。主编并参加撰写的作品有《中国大事典·宋卷》（中国工商出版社），《中国文化通史·宋卷》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）；点校整理清人钱澄之的《田间易学》等。在白寿彝教授主编的《史学概论》以及《中国通史》的《导论》卷、《中古时代·五代辽宋夏金时期》（下）中，承担相关章节的撰写任务。

发表的学术论文有《论中国封建史学的二重性》、《简

论宋代理学对史学的影响》、《中国近代考据学和王国维的古史新证》、《易学与中国史学》、《全球化趋势与新世纪史学》、《历史学、历史观与20世纪社会变动》、《新中国史学50年》等150余篇，多篇为《新华文摘》以及其它相关的文摘刊物所转载。

原　序

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在建设中的学科。从近年发展的形势来看，这门学科还需要历史文献学史、历史思想史、历史编纂学史、历史文学史、史学比较研究等分支学科的建设。关于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，可以是断代的，也可以是地域性的；可以是对史家、史书、史学流派研究的专史，也可以是对于一些问题的综合性研究。在表述形式上，在一般的史书史论形式外，还可以采取各种形式，如《古文辞类纂》式的、《古书疑义举例》式的，等等。这些分支学科的建设，是建设、发展史学的必要手段。吴怀祺同志的这部《宋代史学思想史》，是史学史分支学科中的一部断代史，也是一部专史，正是为适应分支学科的建设而作出的成果。

长期以来，吴怀祺同志对史学史的研究工作富有热情。1964年，北京师范大学招考史学史研究生，他被录取了，因故未能入学。十四年过去了，1978年，北京师范大学再度招考史学史研究生，他再次被录取，并于1981年取得硕士学位。此后，就一直从事史学史的研究工作。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。先后发表史学史研究论文近六十篇。现在我们手里的这部《宋代史学思想史》，是他多年研究积累的成果。宋代史学著作繁富，抓出个头绪来很不容易，我祝贺怀祺同志取得的初步

成功。宋代史学研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，希望怀祺同志能坚持下去，作长期不懈的努力，继续不断地获得新的成果。

白寿彝

1992年2月于北京

原后记

(一)

《宋代史学思想史》出版了，这个时候的心境是复杂的，三言两语说不清。十多年来，我的读书、写作的兴趣集中在三个方面，一是宋代史学，一是近代史学，还有一个方面是史学理论。由于工作的关系，宋代史学上用的气力更多一些。这些年发表的几十篇文章，分分类，近六十篇是这三个方面的内容。其他时期的史学、其他领域的研究心得的文字也有，但不多。

研究宋代史学，在两个问题上感受较深。一个是宋代史学和社会的关系，一个是理学和史学的关系。后者，一般研究宋代史学的文章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。但理学对宋代史学产生的效应，确实存在。这并不奇怪，一个时期的史学，特别是史学思想所达到的深度，和那个时代的哲学发展的程度总是息息相关。

理学和史学是辩证的联结，影响是双向进行。理学对史学的作用有正面的，也有负面的。理学家要完成理学体系的构建，贯通天人思考，对"社会"人的历史这一方天地，自然不能缺少研究。两宋重要的史学家，大多数又在理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。两宋史学因此产生理学化的倾向，也就不难理解。史学存在理

学化的倾向，又有摆脱理学化的情形，结合宋代社会的矛盾的变化，可以认识史学这种矛盾运动的根由。由此，我们可以看出两宋史学发展的阶段性，把宋代史学作为一个运动的过程来把握，避免把宋代史学当作一串史家、史著的毫不相干的集合体。

还是在三年前，我提出“宋代理学和史学”的研究课题。课题请吾师白寿彝先生以及邱汉生先生、刘家和先生评审，诸位老先生肯定课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，给我很多鼓励。这个课题涉及到史学和哲学两个方面，也可以说是史学和哲学交叉的课题，难度是大的，对我来说，难度就更大。但我有兴趣，我一寸一寸地往前行，读书、写札记、写文章。后来，我想还是侧重从史学方面展开讨论，写成宋代史学思想史为好。两宋史学是我国中古时期史学极盛时期，抓住这个关节突破，向两端扩展，向上溯先秦两汉至隋唐探源，向下往明清近代延伸，以求得中国史学思想发展的一以贯之的脉络，这对于认识整个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也是有益的。这就是这本书写作的由来。

宋代史苑在中古时期是众芳竞艳的园地，史著繁富，史书体裁增多，史家紧贴着现实波动的脉搏作出反应，对历史的认识向着哲理化方向发展，这些方方面面的成就使人眼花缭乱。经过读书、思考，我把有关的史学思想理出端绪。有的题目前人已经有精到的研究，自己读书后，又没有更多的话要说，我想还是不要“硬写”为好。北宋前期的史学思想相对地说，较为贫乏，这部分有关内容在《绪论》中叙说后，后面就不再列专章。有些问题，如宋代地区性特征的史学，宋代古史著作中的上古史观念等等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我提出初步看法，放在附录中。一本学术研究作品，在体例上要有例可守，而不为例所拘，有心得多写，心得少则少写，没有心得就不写。在不影响反映史学思想变化大势的前提下，作一些变通处理，应该是允许的。

（二）

在研究生学习阶段，我对宋代史学产生兴趣，毕业论文的内容是研究郑樵史学，十几个春秋过去了，完成了宋代史学思想史的草创工作。十多年来，是吾师白寿彝先生耳提面命，示我以学问轨辙，在先生的学术精神熏陶下，我初步理解治史的辩证法。这本书有可取的地方，也是先生指导的结果。我秉性鲁钝，对先生的话一时不能完全领悟，由此造成书中有大大小小的疏误，随着年岁增长，读书增多，理解加深，在师友帮助下，将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，纠正缺失。

先生年逾八秩，史学巨制多卷本《中国通史》在陆续发稿，每一卷等着先生过目审订。加之日常的学术事务，其繁忙程度，用"万忙"两字形容并不为过。特别是师母辗转病榻很长时间，今年一月辞世。生离死别，揪心疼痛，撕裂肝胸，先生于悲戚之际，为这本书作序，呜呼，吾复何言哉！《序》中写出对学术发展的期望，提出关于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设想，也表达老一辈对后辈寄予的厚望。我立愿加快研究的进程，在不太长久的时间内写出宋代史学史，在有生之年对整个中国史学思想史有一个初步的探索。

《序》中说到我两次考取研究生的事，如烟往事，浮上心头。1961年大学毕业后，我走上工作岗位时，父亲把自己用的线装书前四史以及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、《书目答问》送给我。这使我有接触史学史的可能，产生进一步学习史学史的愿望。1963年秋，国家首次公开招收研究生，仰慕先生的学术的精深造诣和声望，我壮着胆子报考先生的研究生。经过考试，我又履行了各种手续，1964年秋北师大发来录取通知，但由于种种阻挠，负笈京华的热望终化为泡影。粉碎"四人帮"后，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，在昔日师友的鼓励下，经过十四年，我再一次报考，终于有幸在先生指导下学习中国史学史。1981年秋，我留校工作，先生将他保存的我在1964年写给他的信，交给了我。没有更多的语言，也无需更多的语言，恩师情和期待统统在无言之中。经历上的坎坎坷坷，我当作是一种磨砺。潜心学术，自是清苦，然又有自得的乐趣可寻。我还要这样走下去。

（三）

这本书能很快出版，要谢谢黄山书社的同志。两年前，宋启发同志在北京知道我在写这本书，提出编这本书的希望。这期间，书函往返达十余封之多，没有学术上的热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。在书稿编排、校对上，他耗费大量的精力，书稿有成功处，也有他的劳动在里面。社长黄勤堂同志为书稿付梓作安排，提供条件。还有沙总编及其他同志的努力，才使这本书能及早问世。在当前出版界很多人一窝蜂去搞创收的情形下，能够瞩目学术

著作，是要有出版家的气度和识见的。这是我想到的又一点。

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杨国昌教授、史学所所长龚书铎教授知道我在写书稿，给我以鼓励，谨在此表示谢意。

吴怀祺

1992年2月于北京师大

题　　记

吴怀祺

我的《宋代史学思想史》是1992年出版的，到今年2001年，头尾是十年。这十年，我是一头扎在史学思想史领域内摸爬滚打。1996年，我的《中国史学思想史》出版了，另外写出几十篇史学理论与史学思想研究的文章。为深化对中国史学思想的认识，又用不少力量研究《易》学与中国史学思想的关系；这其间，培养出几届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生、博士生和访问学者。

在诸多师友和黄山书社同仁的大力支持下，现在我正在着手主编、撰写多卷本《中国史学思想通史》。

这里的《中国史学思想通史·宋辽金》卷，基本还是当年《宋代史学思想史》的框架，本想来一个“旧貌换新颜”，增写更多篇章，但考虑再三，还是没有动手。主要是两点考虑，一，当年那本书是自己的真正读书后的心得，初步经受住岁月的考验，海内外学者对书稿反映还不错。记得1998年去台湾参加史学史讨论会，几位研究史学史、研究宋史的学者，对《宋代史学思想史》的反映是我没有想到的。我想还是继续让时间去考验已经提出的

认识为好。二,这几年研究范围扩大了不少,而在宋代史学思想方面下的功夫,相对来说是少一些。在心得不多情况下,我想还是不要硬撑着去翻新内容、增扩篇幅。

但《中国史学思想通史·宋辽金卷》毕竟不是过去作品的重印,还是有新的思考。这几年在辽、金史学方面作了一些研究,深感辽、金史学的丰富和深邃,是我们民族史学思想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,不但要写,而且要把宋、辽、金的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,在世界文化发展的背景下思考。

1992 年出版的《宋代史学思想史》,重视研究宋代社会与史学、理学与史学的关系,可以说这是和别的书不大一样的地方;到了这个层次,似乎还不够。关于理学与史学的关系,如果再往深一点思考,就要研究宋代《易》学、《春秋》学与史学的关系。在此以前就感受到《易》学的通变思想对史学产生的巨大的影响,写出几篇文章。到研究宋代史学时,认识到研究《易》学与史学关联是绝不可少的。《易》学在会通儒释道中的重要作用,是其它经籍不能替代的,因而研究这专题对于认识理学同样是必要的。《春秋》学直接与宋代史学中的民族思想联系在一起,又直接影响到宋代历史编纂学的变化,成为中国史学思想二重性的表现形态之一。总之,《中国史学思想通史·宋辽金卷》看似变化不大,但确又反映这几年的史学兴趣所在。

有关史学思想的理论问题将在全书第一卷的《总论》中作出说明。

这十年,老一辈学者先后辞世,父亲吴孟复先生是 1995 年

去世了，恩师白寿彝先生又于2000年春离开了人间。重读1992年写的《后记》，我的心碎了。而今不少人为了显示自己在学术上的“伟大”，动辄说“某某时代结束了”。对此，我只能哑然以对。我写纪念恩师白寿彝先生的文章，特别将标题写为：“永恒的薪火”。

先辈燃烧起熊熊薪火，照之以天光，其业绩成为民族文化宝库中的明珠。文化只能在一代一代传承中向前发展，不会中断，更不可能中断。我也是年逾六十的人了，我当记住先生的话：

不断摸索，要赶紧走上大道。

2001年6月18日

于北京师范大学励耘七楼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